

汉译经典

CULTURE AND VALUE

文化和价值

[英国]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黄正东 唐少杰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英国〕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黄正东 唐少杰 译

文化和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和价值 / (英) 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L.) 著;
黄正东, 唐少杰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 Culture and value

ISBN 978-7-5447-4970-1

I. ①文… II. ①维… ②黄… ③唐… III. ①维特根斯坦,
L. (1889~1951) — 文集 IV. ①B56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5737号

- 书 名 文化和价值
作 者 [英国]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译 者 黄正东 唐少杰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刘全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56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70-1
定 价 32.00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者序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之一，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维也纳。他毕业于柏林高等技术学校，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学，1929年移居英国并加入英国国籍，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病逝于剑桥。维特根斯坦二十年代初在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早年他曾受罗素的影响而成为逻辑经验主义的先驱之一，后来他脱离了该哲学流派而成为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维特根斯坦早期所坚持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期所坚持的日常语言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中的两个不同流派。它们都认为，认识不能超越于经验之外。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经验证实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的意义是由它们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决定的，而真理就是命题和经验事实的一致，真理的标准在于经验的证实。日常语言哲学主张日常语言分析的原则，语言、语词、语句未有固定的经验对应者，它们的意义是由人们日常习惯中所约定的语言规则。事实上，这两个流派都否定语言、语词、语句反映客观实在，从而殊途同归，陷入主观经验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曾经震动了西方哲学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和在他之后的西方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包括他的老师罗素也曾一度接受了他的哲学。维特根斯坦在现代西方哲学界独树一帜，其影响经久不衰。他不仅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而且对哲学方法

论、逻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近些年来，西方许多国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专家、学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文献。奥地利还多次举办了国际维特根斯坦专题讨论会。在西方哲学界，有人称他的哲学为上一世纪唯心主义哲学转变为本世纪分析哲学的“革命”；也有人称他是把现代哲学方法“推进到决定性转折的第一人”。英国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今日伟大思想》一九七九年卷和一九八〇年卷把他列为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六十二项重大成果（其中哲学为五项）的代表之一。总之，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虽是众说纷纭，但维特根斯坦在现代西方哲学界的重要地位是不应忽视的。

本书收集了维特根斯坦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一年所作的有关笔记。这些笔记是由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冯·赖特从维特根斯坦的遗稿中收集、挑选出来的。这些笔记涉及到哲学、宗教、历史、科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美学、艺术、音乐、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它们不仅对于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是十分宝贵的，而且对于探讨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社会历史思想、文艺评论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在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中，对这些方面的论述相对来说很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从这些笔记中还可以大致看到一位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精神面貌、生活阅历、个人性格、文化修养、治学风格、兴趣爱好的特征。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免有许多夸大、绝对化和谬误的东西，然而这一哲学中的许多思想理论深刻、严谨、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意义。维特根斯坦的文风既有着简练明快、深入浅出，如常常以箴言警句式的语言表述出富有哲理的观点的一面，也有着

深奥、晦涩、诘屈聱牙、枯燥乏味的一面。所有这些，同样都在本书中体现出来。这些短小的、各自相对为独立部分的笔记，有的哲理精辟、掷地有声；有的真知灼见，令人回味无穷；有的谬误之论，不值一驳；有的异常隐晦，使人不知所云；有的咬文嚼字，意义模棱两可，前后矛盾，正如笔者本人所说的是“语言游戏”；有的是笔者本人的随感信笔，可能仅仅为笔者一人所理解……虽然维特根斯坦生前根本未打算发表它们，但是这些笔记对于了解维特根斯坦主要著作的孕育、创作过程，思想理论的酝酿、形成和变化过程等有着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笔记是维特根斯坦三十七年期间思想活动的纪实或缩影。

本书中译本是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翻译的。本书德文版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卡普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原名为《混合的评论》(Vermischte Bemerkungen, 又可译为《杂评》)。本书英文版改名为《文化和价值》(Culture and Value)。我们沿用了英文版的书名。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照了德、英两种版本。另外，我们附上了冯·赖特为本书德文版写的序言。

在我国，已经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有关传记、回忆文章和评论还为数较少。我们愿意把《文化和价值》一书奉献给有志于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同志们，为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著中难免有一些缺点和不确切之处，谨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承蒙武汉大学哲学系朱传棨老师审阅了全部译稿，李海雁、朱国林、张里安、胡建新等同志给了我

们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黄美来同志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使译稿成书给了我们大力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忱！

译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珞珈山桂园初稿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清华园完稿

中译者再序

一九八四年春季，在武昌珞珈山下那所著名的大学校园里，我们正处于完成了学习课程、着手撰写学位论文而又离毕业相对“遥远”的时刻，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可干。我的老同学、好朋友黄正东和我打算不如趁此“相对闲暇”翻译点东西，以“打发”时间。我们说干就干，从江天骥先生主持的那个时候全国大学唯一的现代美国哲学教研室里，找到了英文版的《文化和价值》一书，通读下来，兴奋不已。我们决定把维特根斯坦这位现代西方哲学大家的这部箴言集式的、手稿性的著作翻译出来。那时，我们真可谓年轻气盛，既不知翻译之海的深浅，更不知学术之山的高险。译出之后，在吕斌、董建华同学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先在武汉的一家科技公司印出和发行了该书中译本。后在，我来清华大学任教之后，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两次正式出版、发行这一中译本。我们那时绝不会想到在这部中译本小册子问世二十多年之后，还会有再版的机遇。我们十分感谢兴安先生，正是在他的策划和主持下，这部小册子得以重新面世。为此，我把我们过去的全部译稿再次加以校勘和充实，使译文质量有可能比从前的译稿行文有所提高。我们热切欢迎学术同人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以批评、指正。

唐少杰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于清华园新斋

序 言

维特根斯坦遗留的手稿中，有不少笔记与他的哲学著作没有直接的联系，尽管它们分布在他的哲学论述之中。笔记中有的是自传，有的评论哲学活动的本质，有的涉及一般意义的论题，譬如关于艺术和宗教的问题。通常没有必要把它们与哲学论述分开。不过，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许多地方用括号或其他方式有意将两者分开。

有些笔记简短，有些却很长。大多数具有巨大魅力。它们语言优美，寓意深刻，对于文科学者来说，显然有必要出版他的一部分笔记。G.H. 冯·赖特受委托承担选编的任务。

这项工作艰难异常。为了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我曾经有过各种设想。起初，我打算按主题整理笔记，比如“音乐”、“建筑”、“莎士比亚”、“妙语格言”、“哲学”等，按主题整理言论有时不费气力。但是，一般说来，将素材如此分割容易使人产生人为加工的印象，因为维特根斯坦的许多最令人难忘的“格言”隐藏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的笔记本》、《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应该指出，正因为他的格言融合于这些著作中，它们才具有摄人肺腑的魅力。出于此原因，我感到将格言与前后文分开不大妥当。

有段时期，我曾设想仅选择“最精彩”的言论，不搞内容面面俱到的集子，庞杂的材料只会削弱精彩言论给人的印象。这或

许是正确的。但是，我的工作不是充当体验的仲裁者，况且我不相信自己能辨识连篇累牍的、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思想。对我来说，重复本身似乎就含有实质性内容。

最后，我确定了自认为是绝对正确的选材原则。我从集子中抽掉纯属“私人”性质的笔记，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笔记议论他生活的外界环境，他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与其他人——其中有些人仍在世——的关系。一般说来，此类笔记容易被分开，因为它们与付印后的本书的笔记有不同的兴味。仅在泾渭分明的少数情况下，我才在本书中收入自传性笔记。

本书的言论按照年代顺序编排。显然，近半数的言论发表于《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完成后的时期。

由于本书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言论未作透彻的解释，不熟悉他的生活环境和所读书籍的读者，会感到他的言论晦涩难懂。在许多地方注上解释性评论是必要的。然而，除了少数地方外，我未冒昧评论。还应指出，所有脚注都是编辑加上的。

本书将无可避免地到达某些现在不懂、将来仍不会懂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读者的手中。这并非有害或无益。我始终相信，读者只要参照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背景，就能贴切地理解和领悟这些笔记，进而有助于理解他的哲学。

我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开始选择手稿，以后放下了这项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黑基·尼曼先生帮助我进行了最后的选择和整理，他还细致地校对了全文，纠正了我的打字稿中的许多错误和脱漏。我非常感谢他精心的、杰出的工作，没有他的帮助，我可能还不能将本书付诸出版。我也深深地感谢拉什·雷斯

先生。他纠正了我在书中的一些错误，并且对选择事宜向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格奥尔格·亨利克·冯·赖特

赫尔辛基

一九七七年一月

第二版 序言

《文化和价值》的新版本收入了一些新材料，多半选自一九四四年以后的一本笔记本。

格奥尔格·亨利克·冯·赖特

赫尔辛基

一九七八年一月

一九一四年

如果听中国人说话，听到的是难以捉摸的咯咯声。懂中文的人却承认这是一种语言。同样，我经常不能察觉一个人的本性。

一九二九年

我还在进行新的哲学探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这是我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将变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质。重复使他们厌烦，而我感到重复有必要。

好就好在我不轻易受他人影响。

好的比喻重新激起灵感。

为眼睛近视者指引道路是很费力的，因为你不能对他说：“看见十哩外的教堂吗？朝这个方向走。”

和数学相比，没有任何宗教术语承担了滥用抽象符号的罪责。

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但它也抬高了事物的价格。

让自然去说明和认可唯一比自然更高级的事物，但它不是其

他的人可以想到的事物。

你的悲剧在于，树不是弯曲了，而是折断了。悲剧有点像非犹太人的东西。我猜想门德尔松^①是作曲家中最无悲剧色彩的。

每天早晨，人们必须重新掀开废弃的碎砖石，碰触到生机盎然的种子。

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

我背着鼓胀的哲学背包，只能缓慢地在数学山上攀爬。

门德尔松不是顶峰，而是高原。他的英格兰性。

任何人不能替我思考，就像任何人不能替我戴帽子一样。

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事物绝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

门德尔松是这样的人，当他周围的人都快乐时他才快乐，当他生活于善良的人们之中时他才善良。他不像树那样完善。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树都执拗地挺立着。我也像树那样，并为它所吸引。

^①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我的理想是沉静。教堂是使情感不受干扰的场所。

我时常怀疑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比如，它是现代的还是舒曼^①时代的。这种观念的延续至少对我是一个打击，虽然它实际上并未延续。就是说，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抹杀了。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思考的结果。

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前途通常指的是世界沿着我们目所能及的方向发展就能到达的目标。通往将来的道路不一定不是坦途，不一定就是方向多变的羊肠小道。

我觉得奥地利人（格里尔柏尔策尔^②，列瑙^③，布鲁克纳^④，莱伯^⑤）的优秀作品特别难懂，蕴藏着无比微妙的含意。它们阐述的真理从不似是而非。

好的事物同样是神圣的事物。这虽然听起来令人奇怪，但却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超自然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现象。

不可能引导人们到达善，只可能引导他们到达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

①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

② 格里尔柏尔策尔（1791—1892）：奥地利剧作家。

③ 列瑙（1802—1850）：奥地利诗人。——译者注

④ 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和管风琴家。

⑤ 莱伯（1842—1924）：波希米亚作曲家、风琴演奏家，维特根斯坦家庭的熟人。

一九三〇年

最近，我和阿维德^①在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旧影片。我对他说：一部现代影片对一部旧影片的关系，就好像一辆当代汽车对一辆二十五年前制造的汽车的关系一样，旧影片给人的印象荒诞愚笨。可以把影片的发展过程与汽车的技术发展过程相比较。但是，它不能与艺术风格的发展——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比较。它也一定与现代舞蹈音乐非常相仿。爵士舞蹈和电影一样是可以发展的。区别所有这些发展与风格的是在这些发展当中没有起到作用的精神。

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是，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今天，优秀的建筑师与拙劣的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在于，拙劣的建筑师经不住任何诱惑，优秀的建筑师却能抵制它们。

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出现裂缝时，有人用稻草将裂缝塞住；但是安抚人的心灵时，他只用最好的稻草。

如果有人认为他解决了生命问题，并自以为是地感到万事简单时，一旦他回忆过去未曾发现“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况且当时人们也可以生存。现在的答案似乎与当时的事

^① 阿维德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亲戚。——译者注

物有偶然的联系。逻辑研究也是如此。假若存在解决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曾经有过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期。即使在那时，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了。

恩格尔曼^①告诉我，他在家里的一个装满手稿的抽屉中翻弄时，豁然醒悟到手稿对于他人是有用的（他说，当他阅读已去世的亲友的信件时，也有同感。）然而，一旦他考虑出版一本文集时，这项工作顿失魅力和价值，无法付诸实行。我说，这与下述情况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自以为从事简单日常活动而不引人注目的人更值得注意。我们想象在一个剧场里，幕布拉开后，一个男人独自站在一个房间里，他来回踱步，点燃香烟后又坐下了，如此等等。我们突然从局外以通常不能观察自己的方式观察一个人，好像在亲眼阅看自传中的一章。——这当然是离奇的，精彩的。我们应该观察比剧作家设计的剧情和道白更为动人的场面：生活本身。然而，大家每天见着它，但没有留下点滴印象。这是真实的，可是人们不从那种观点看待生活。——恩格尔曼望着他的手稿，发觉它们异常精彩（虽然他不愿意单独发表任何一篇），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和一切生命、一切事物一样值得探索。不过，只有艺术家才能描绘艺术品一般的单个事物。确实，事先对手稿没有热情的人单独地、特别是兴趣索然地对待手稿时，它们将失掉价值。艺术品迫使我们——可以说——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离开了艺术，这个物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断片。或许我们会热情地抬举它，但这不授予任何其他权利使我们与

① 恩格尔曼（1891—1965）：建筑家，维特根斯坦的朋友。

——译者注